



1. 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是文友的文学园地,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快乐欣赏!
2. 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广大文友交流、提升,由于条件所限,暂没有稿酬。
3. 编辑将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修改。

枣花奶奶是童养媳

■ 陈雪

不知什么原因,总有一人走进我的梦里,很多次,影影绰绰,晃动着痴呆的身影,佝偻着背,背一簇青草。

搜索记忆中的人,原来是她,枣花奶奶。她与外婆家隔墙而居,外婆一辈子的好邻居。年少时,我在外婆家居住的十几年里,枣花奶奶给我的印象木讷、痴呆。这里提点一下,我在《摘枣子》一文中,那个给我偷摘枣子的小姑娘,是在魏庄读书时的玩伴,田枣花,就是她的奶奶进了我的梦里。

说枣花奶奶有点痴呆,其实是老实的过了头。她很稀罕我外婆,外婆似乎是她的精神支柱。我外婆去世下葬那天,枣花奶奶哭得很悲伤,谁都劝她不住,泪湿衣襟。此后就越发地痴呆了。时不时到我外婆坟上转转,回家后就呆呆地坐着,不吃不睡的。

我在外婆家的日子里,天天都看到枣花奶奶,她端碗吃饭都在我外婆家吃。外婆做饭做事,她总呆呆地瞅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遇到粗活脏活出力气的活,她就帮着做,很有眼力,整天乐呵呵的。

我离开外婆家的时候,就记住了枣花奶奶爱笑,憨憨地笑。后来她零碎的事儿我都是听母亲说的。

我走出魏庄30年了,外婆家居住的村庄早已物是人非,茅草屋变成了小洋楼,泥泞的小巷成了干净的水泥路,很阔气。可枣花奶奶的影子在我脑子里反倒没变,越发的清晰起来,佝偻着背,背一簇青草。

我不知道枣花奶奶叫什么名字,总听到村里人叫她笨宝娘。笨宝是枣花父亲的小名。有了枣花,村民又都叫她枣花奶奶。从大人们零零碎碎的交谈中我得知,枣花奶奶是童养媳。她很小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田家,到临终,她也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地方在哪里,也没有娘家人,连自己的姓氏都不知道,户口本上写着田氏,跟枣花家的姓。办理身份证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才给她起了正名,田喜娃。她脸圆,爱笑。

枣花奶奶其实很美、耐看。美人薄命,不知谁总结出来的结论,用在枣花奶奶身上却十分恰当。长年劳作的缘故,枣花奶奶皮肤黑,总洗不干净似的,脸上老挂着明晃晃的油膩,几乎要流下来。含着愁绪的大眼睛看不到一点亮光,头发批批散散耷拉在两边,发梢总有一些细碎的柴草、落叶和泥点子沾

在上面。带襟的褂子净是汤水、饭菜汁的印迹,拐裆裤遮掩了有半圈,绑腿的蓝布带子沾满了泥点子,看不出本色的布腰带滴滴溜溜出来,跟着她匆匆忙忙地行走来回摆动。瘦得跟猴似的,蓬头垢面,不能不说邋遢。村里人都嫌弃她,凶她,她只是笑笑,不靠近。而外婆不凶她,也不嫌弃她。我也嫌弃过她,是外婆的善良湿润了我世俗的心。

二

好奇心总有一种魅力让人牵念,随着阅历和知识的丰盈,我知道了“童养媳”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婚配形式,多是穷困人家揭不开锅的家庭,为了生活的延续,狠下心来,让家里的女孩在懵懂的年纪去做人家的童养媳。而收养童养媳的家庭,也大多出于贫困或精于算计,他们怕不成器或有缺陷的男孩将来娶不上媳妇,先找一个有意“卖”女儿的贫苦人家,给女方家几斗粮或几只羊,把女孩领养过来,待到成人后,直接和家里的男丁成亲延续香火。

对于很多女孩来说,做童养媳是噩梦的开始。她们只要来到男方家里,连一点地位都没有,就当是家里的丫头使唤,更别提尊严了。

枣花奶奶就是这样的人,5岁多就进了田家,开始了苦难的人生。她给娘家换了3只羊,从此断了归路。

枣花奶奶没读过一天书,不认识一个字,也不会算账。她比我外婆早来魏庄12年,冥冥之中安排她们是知己。她14岁那年,“大姨妈”来了,公婆就张罗着办喜事。枣花爷爷没有什么缺陷,就是太过木讷了些,没话。

父母之命,他们成婚了。一夜间,枣花奶奶便由一个被奴役的劳力转换成了生育工具。

角色的转换,并没给她带来好运,唯一变化的是两年后生了儿子笨宝,枣花父亲。村里人叫枣花父亲笨宝,是因为3岁了还不会走路和开口说话。比枣花爷爷还木讷。有了笨宝,枣花奶奶才有了属于她的名字——笨宝娘。有了枣花,她又升级为枣花奶奶。

枣花奶奶位置变了,可她的际遇并没有好转,生活依然艰苦。她干活没日没夜,身上衣衫槛褛。有儿子了,她就有了一丝企盼。婆婆很凶,丈夫怕事,听娘的话,旧有的理念使丈夫对母亲言听计

从,连一点保护她的意识也没有,她只能寄希望于孩子。

随后,又有3个孩子相继出生,她的日子愈发艰难。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她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两男两女,丈夫说,把最小的丫头送人吧?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愤恨地说:“要饭都不能把二丫头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夜里接着,下地领着,吃饭时喂过一个又一个。枣花爷爷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就知道上地干活,回家坐着抽旱烟。什么事都不管,哪个孩子磕着碰着,他就喊“笨宝娘,快过来,孩子牙磕掉了,都流血了。”然后就走开了。

磕磕绊绊的日子在忙忙碌碌中走过,责任田到户。转眼,笨宝娶媳妇了。千年媳妇熬成婆?她真的熬成婆了吗?没有。她不想让儿媳妇再像她那样,缺吃少穿,遭受委屈。那时的农村基本生活好了很多。她尽可能地满足儿媳的诉求。

寒冷的冬季,儿媳有妊娠反应想吃鱼,她打听到邻村有户人家养鱼,家里可能有鱼干,她顶着寒风,踏着积雪到几里地外买鱼干。那家人的鱼干卖完了。人家说水里还有小鱼,得破冰,她刨了半天冰,在那家人的帮助下捞上来两手指一样大的小鱼。她笑笑说,回家熬鱼汤,让儿媳闻闻鱼味儿。这些往事都发生在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的岁月里,早已被带往历史深处,很多事都是外婆和枣花奶奶零碎的述说中去想象和感悟的。

枣花母亲和她奶奶的命运差不多,从小父母双亡,家庭极其贫寒。枣花奶奶深知没有父母疼爱的滋味,她要给儿媳妇一个母亲的关怀和温暖。我外婆说,一天,枣花奶奶正为儿媳妇炸麻叶儿,就是用油把擀好的面片切成小方块,放油锅里炸。当时能吃到炸麻叶幸福死了。枣花奶奶在炸,儿媳妇在一旁直直地盯着看。她只炸了一小碗,让儿媳妇吃,儿媳妇把碗放在院里的水缸上。不大的院落,鸡在刨食,羊在吃草,猪在睡觉。前一天刚刚下过雨,院里粪便、浓泥掺和着,枣花母亲也不嫌弃,在那儿站着一气吃完。我外婆无意往枣花奶奶碗里瞟了一眼,她吃的却是玉米糊糊泡菜红苕。那年枣花母亲怀枣花嘴馋得厉害。

(未完待续)

麦花香里

■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初2024届18班 李昕璟

浅风洒开金黄画阁,一枝麦穗衔着昨日雨露簌簌抖落。

“稻花香里说丰年”,对这名句我多少存了不满之意,大抵是觉得那诗人未曾见过六月的黄土地,金黄的麦子湮灭尘间所有。那般掺着阳光的麦香,只浅浅沾上绪,便也是要醉了。

收下来的麦子晾得差不多时,乡里人便总习惯大片大片地铺在门前路上,几家麦子混在一起,却是忽略了阳光的重量。那时乡中偶有富足门户开车经过,哪怕会绕远路,看见“金黄”便也心照不宣地上去碾上一碾。如此习惯,倒也流传至今。

待麦子被碾得脱了壳,奶奶便佝偻着腰,微侧着身,一板一眼地把麦香扫进屋去,一点一滴地扫走了不知多少青春岁月。是了,她把一生给了麦香,给了黄土,她选择了安顿好漂泊的梦想,告诉自己,这暗香氤氲的黄土,便是灵魂的归宿。

我总习惯趁着奶奶筛拣新麦时,学着样子假意帮忙。她的心纹路龟裂,细捻每缕麦香。纵那般精细,却也会被我的钻得空子,轻拈一粒浅尝辄止,是阳光的味道。

阳光将追寻的影子拉长,奶奶说,金色,是生命。原来岁月的棱角已被麦香抚平,那般惊艳的意象只为彰显平实。许是只有这般,方受得住时光叩问。

年关已尽,疫情不止。父亲自愿请命一线,家里人多是不解担心,唯有奶奶未曾开口劝阻,她紧盯着父亲,眼里跳动的,是金色的土地。我想,奶奶是懂他的吧。

父亲的脊梁一直都是挺直的,直得像新生的麦穗,狠狠地扎根黄土。父亲的脊梁一直都是弯弯的,弯得像老练的麦穗,默默地滋养着扎根其上的人民。是了,他把一生给了黄土,给了故里。“我是人民警察”,他常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命运便是一剪繁

华的绮梦,将时光粉饰上麦香的阳光。锦绣蹉跎,而荣光方开即谢。

父亲说,金色,是家乡。阳光掺着麦香,在血液中滚动击排。三千黄沙中,总会有一抔名为“责任”的黄土,带着不愿亦不能割舍的归属,浅浅的,烙在心头。

红尘过客,且在这多情的土地上留下浮萍踪迹。便是这般多情的土地,让俗世尚未生出明媚的臆想,便只余过客缄默的愁伤。却也有人会如奶奶用勤恳将土地铭上乡情,却也有人愿如父亲般将那兴衰看淡,以使命将土地烙上故里的金黄。

便是这多情的土地,以广袤的心胸滋养无数扎根其上的麦穗,酝酿独有的家风。是勤恳,是责任,是朴实,是信念。是了,金色,是家风。

麦花香在指尖释然,揩去过往尘烟,只余名为“金色”的家风,混着青春年华,与我不期而遇。

邂逅地坑院

■ 闲者



去渭北高原
走进咸阳三原县
有个神秘的古村落
距今已有1600多年

这个村落里
有200多个地坑院
古老的地窑民宅
被誉为国家级文化遗产

入村不见村
平地起炊烟
整个柏社村落
掩映在了绿色屏障中间

该村曾经有
传统窑洞780院
下沉式四合院225院
是中国生土建筑博物馆

走进村落里
仿佛地面突然凹陷
惊魂方定后
才发现四壁开凿地坑院

这里地方天圆
院落里面风光无限
这里夏凉冬暖
地坑院的窑洞别有洞天

先民留下地坑院
是人类建筑艺术的起源
随着时代的变迁
它已成为历史文化遗产

忆往昔先民的聪慧
成就了此穴居奇观
叹如今窑洞凋零
却引来了八方游客参观

(2023.4.30)